



张世珠 著

第三次婚禮

學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3 号

封面题字：汪道涵

责任编辑：乐惟清

封面设计：周剑峰

第三次婚礼

张世珠 著

学林出版社 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兴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6 字数 269,000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616-214-3/I·78

定价 14.50 元



作者1993年冬七十岁生日留影

作家张世珠，笔名微山，1923年出生于江苏沛县，毕业于沛县中学。1938年参加革命。战争年代曾任湖西地区青联主任，砀山县县长兼县大队长。1949年4月随军南下，历任江西景德镇地委青年团书记，贵州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文化局副局长，遵义县委书记，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1977年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旅游接待办主任，市顾委委员。华东师大兼职教授。196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作协第四届理事。50年代起先后出版小说《这也是战争》、《乱世姻缘》，电影剧本《蔓萝花》，小说散文《微山小说散文集》、《一叶集》、《无冤集》，诗集《秋色赋》，学术专著《旅游和饭店》等，共百余万字。

作者于1949年春渡江南下后留影，
时年26岁。



作者40年代任砀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湖西军分区砀山大队大队长时留影，时年23岁。

前 言

《第三次婚礼》是我继“十年动乱”前发表的中篇小说《这也是战争》、电影文学剧本《蔓萝花》和“十年动乱”后出版的散文集《一叶集》、《无冕集》和诗集《秋色赋》之后又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共分上下两部。上部《乱世姻缘》是以湖西地区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题材而创作的一部战争文学。一九八八年之前开始写作，写成后曾作为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之一，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九〇年四月出版。

湖西，泛指山东与江苏交界的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以西的一块抗日根据地。它地处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大动脉之间的三角地带，周围有苏鲁豫三省的徐州、兖州、济宁、商丘、开封等重要城市。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战争时期冀鲁豫解放区的最前哨，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人物及其事迹。在十几年的革命战争中，我生活在这块地区、战斗在这块土地上，因而我热爱这块土地，熟悉这里的人民和生活。作为一个业余的文学工作者、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历史的责任和创作的激情长期冲击着我的心头。但一九八六年之前我还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忙碌使我无暇从事长篇的文学创作，直到一九八六年从第一线退下来，到了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之后稍有清闲，才下决心开始写作这部长篇小说。

上部《乱世姻缘》是以描写男主人公马千里和女主人公杨思

思在革命战争中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现湖西地区的革命战争场面。《乱世姻缘》是一部小说而不是历史。文艺创作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综合、提高和典型化。所以《乱世姻缘》就湖西整个革命斗争的重大历史事件、斗争环境来说，是符合湖西的历史真实的，但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情节和许多具体事例的描写又是虚构的，并不是真人真事。人物中除了冯子固、黄体润两个反面人物用了真实姓名外，其余人物的姓名、故事都是虚构的。他们既不是张三，也不是李四，却又既像张三，又像李四。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当年湖西地区的许多英雄人物的影子。故事中的领导人物李忠贞、郭智勇是湖西抗日根据地几位创始人的综合化身。男主人公马千里是湖西地区众多英雄人物的综合典型，凡在湖西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过贡献的许多老战友，都可以在故事中找到他们的一部分身影。如果有人要问：“你写的马千里这个人物究竟是谁？”那我只能说：“他是综合了整个湖西地区众多英雄人物的形象又加以提高的一个典型。”至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杨思思，则完全是一个理想中的巾帼英雄。曾经战斗在湖西的女同志中，有许多人是经历了这些曲折复杂、悲欢离合的战斗生活的。至于作品中的苗军，一个在战斗中成长、成熟起来的小八路，在我们的革命阵营里更是不胜枚举了。

在《乱世姻缘》中，我塑造了国民党部队中的胡陵、蒋冰两位团长和他们的两位小姐的形象。他们不是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出现的，而是以抗战中的统战对象的形象出现在小说里的。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对八路军作出过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对抵抗日军的侵略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作出过贡献。当时我们称他们为“友军”。所以笼统地说国民党的部队都是不抗日的说法并不科学。虽然这一类人物在过去的文艺作品中不常出现。

但他们确实是一部分历史的真实。

我所以把丰县城作为这部作品中着笔较多的地点，是因为丰县地处苏鲁边界，是敌我顽三角斗争中的焦点之一，而丰北和单东又是我湖西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地带。至于我把驻扎在丰县城的日军小队队长龟田寿次郎（一个虚构的名字）写成一个反战分子，这是在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随着故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个主意。在抗日战争初期和中期，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达到了灭绝人寰的地步，但到了抗日战争末期，日军的兵源陷于枯竭状态，于是便从其本土征发了一些娃娃兵和学生兵投入侵略战争的战场。随着战局的转变，他们中的许多人产生了思乡厌战的情绪。虽然他们是侵略者，但他们同时也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家庭和故土的人，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在抗战末期的一次战斗中，我所在的部队曾俘虏过一个日本兵，我曾经看守过他，做过他的思想感化工作。虽然在开始，他因为战败被俘而几天不吃不喝，但后来他终于在真理面前低下了头。这个日本兵后来被送往延安，听说他还参加了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同盟”。所以我在本书中把龟田寿写成一个反战分子是有根有据的，从历史的真实性来说是合乎实际的，并非子虚乌有。

上部《乱世姻缘》出版之后，我就计划尽快把下部写出来，以便合并在一起印成一本长篇小说。但不幸的是，我在一九九〇年底突发急性大面积心肌梗塞，经上海华东医院大力抢救，起死回生，住院三月方才脱离危险，进入恢复期。一九九一年基本上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所以没有动笔。一九九二年身体开始好转，我又着手第二本散文集《无冕集》的整理工作，连写带抄，又花去了一年的时间。直到一九九三年才腾出手来写作这部小说的下部《第三次婚礼》。从一九九三年春天开始着手，到当年的国庆节前后，大约用去近十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十三万字的创作

草稿。到十二月份，我终于全部完成了这本上下两部共二十一章、二十五万字的小说的写作计划，顿觉心头像放下一个沉重的石头那样如释重负。其时正值我七十周岁的生日，这是值得我纪念的。一九九四年春开始抄上稿纸，我把妻子、儿女都动员起来加入了誊抄的行列，前后共花去了几个月的时间才算完成。最后又进行一遍仔细的校阅和订正，包括错字语句的修正，所以直到一九九四年底才告正式结束。

《第三次婚礼》上下部合并起来，内容情节从一九三八年写起，到一九八一年落笔，跨越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和对外开放共五个历史时期。时空跨越前后四十三年。作品中共塑造了大大小小七十四个人物形象。从地域上说，从冀鲁豫解放区的湖西地区写到江南某省。由于文章在时间、地点和人物上的跨度较大，故事情节比较曲折复杂，所以写作起来颇费了一点心血。一个作家完成一部作品，就像一个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顿时感觉心情舒畅，轻松愉快。不过，究竟写得怎么样，还得由读者来作出评判了。

《第三次婚礼》上下部，贯穿始终的是郭智勇、苗军、马千里、杨思思这四个主要人物，其中最主要的是描写马千里和杨思思这两个男女主人公在战乱中结下纯真的爱情，历经沧桑受尽折磨，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举行过三次婚礼，最后才在反右倾被判处劳改的劫难中结成了一对患难夫妻。他们对于革命事业的忠心耿耿和对于爱情的坚贞不屈，都是令人可敬的。除了马千里和杨思思这条主线之外，我又塑造了苗军和鲁小英、刘小姐和龟田寿这四个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爱情和婚姻生活。虽然他们所处时代和环境各不相同，又各有不同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即使年轻的寡妇刘小姐和龟田寿相恋的时候，也没有忘记

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民族。关于刘小姐和龟田寿之间这一桩涉外婚姻，应该说是是在对外开放政策的鼓舞下所作的一个大胆的设想和尝试。至于这一对人物塑造得是否成功，同样也有待于读者的评论。除了上述这三对夫妻外，我较多地着笔于郭智勇这个高级干部的形象。在文艺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一个省委书记、省长、军区政委、将军这样一些高级干部的形象难度较大。尽管在革命阵营的实际生活中，从奴隶到将军、从马夫到将军、从红小鬼到将军、从小八路到高级干部之类的事例并不稀少，或者说很多，但是成功地描写他们的思想感情、道德情操以及生活作风却并非易事。在我的革命生涯中，曾经较长时间从事秘书工作（秘书长是秘书之长，也是秘书），曾经担任过几位省市领导的助手。在贵州我曾经先后担任过杨勇、苏振华、徐运北、贾启允、陈璞如、鲁瑞林、李葆华等同志的助手，在上海我曾经先后担任过苏振华、彭冲、汪道涵、江泽民、朱镕基等同志的助手，在这方面多少有一点生活的积累。尽管如此，对郭智勇这个高级干部形象的描写仍很难说是非常成功。

在《第三次婚礼》的篇章中，我较多地描写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十年浩劫”，虽然对现在的不少年轻人已很疏远，但它对于每一个老干部来说，仍然是记忆犹新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红卫兵、造反派、关牛棚、坐喷气式飞机、批斗会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小红书、除四旧、黑五类，以及打倒、砸烂、横扫之类的名词和行动等种种现象都是那一个特有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有的历史产物。但是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真实生活。每一个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些横冲直撞的红卫兵小将和少数无恶不作的造反派头头是如何打击和迫害革命干部的。我自己在“十年动乱”中被关牛棚达七年之久，经受了造反派五百次上下的批斗（仅我有记录的就有三百多次），即使在我的右

臂被摔断、半身残废的情况下，造反派还是把我赶到渭潭五七干校去劳改，用一只左手去放牛。造反派还迫害死我的几位亲密战友，如李延素、王林，杀害了我的几位优秀的部下，如著名苗族歌唱演员刘阿泡和京剧演员雪又琴。试问这些血和泪的历史我怎能忘记？我怎能不恨呢？所以我认为，在文艺作品中正确地反映这段历史，对每一个善良的人和我们的后代，都有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人们认清了这些事物的是非界限，就可以避免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悲剧。

但是对于造反派也要一分为二。根据辩证法、矛盾论的规律，天底下没有绝对千篇一律、铁板一块的事物。当时有一部分人，在“文化大革命”大势所趋、造反有理的大气候下，也打起了造反的旗号，但他们的实质还是保护老干部，不同意踢开党委闹革命，不同意打倒一切，所以这部分人被称作“老保”。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几十年，在人民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所有的人都起来反对共产党了呢？这是不可能的。我自己被七斗八斗、斗来斗去也斗出了经验。当造反派揪斗我们的时候，只要他伸手一抓，我就能判断出谁是真正的造反派，谁是假造反。真正的造反派，恨不得一下子把你的胳膊拧断，把你的头发抓掉一把；而假造反的人则轻抓轻放，摆摆样子而已，尽管喊“打倒”时嗓门很高，但他们的举动却是手下留情的，有时还驾着你走，起到保护的作用。因为我是分管文艺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一次把我揪到艺术学校去批斗。艺校的学生大打出手，用皮带、木棍猛打猛抽，眼看我就要丧身棍下，忽然来了一帮造反派，大喊一声“我们要提审张世珠”，我抬头一看，这位领头的艺校老师原来是我妻子的同学。当时我心想：真可恶！平时到我家作客，我热情相待，今天怎么也来斗我？谁料她急匆匆将我拉出院外，推进了一间小屋子，说：“你在这里

好好蹲着，千万不要出声。”然后把门一下关上，扬长而去，直到一场批斗会结束后才把我放回家去，使我免遭了一场血的灾难。这就是“老保”。我在本书中塑造的李明喜的形象和以他为首的小米加步枪战斗队，就是这一类假造反、真革命的老保队伍。我还认为，即使是对那些真正的造反派，也要作具体分析。只有那些少数的造反派头头才无恶不作、肆无忌惮地残害革命干部，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而造反派中大多数的一般群众，不过是出于各自不同的私心杂念而跟着瞎胡闹罢了。

这部小说上部成稿时，原名是《民族魂》，但一九八九年拿到某省出版社商谈出版时，出版社认为这个书名太严肃，不合乎青年人的口味，为此不愿出版。书稿送交冀鲁豫党史文艺组审阅时，党史文艺组副组长、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夏川同志建议改为《乱世姻缘》，大家都认为很好，并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很快出版。现在上下两部合并一起，定名为《第三次婚礼》。

感谢学林出版社雷群明社长对本书出版的热情支持。责任编辑乐惟清同志对本书内容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另外全家人对我的写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二女婿晓晴，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一切都使我得到很大的鼓舞和安慰。

全书完成时，正值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和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二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谨将此书作为纪念我国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份小小的献礼。

张世珠

一九九五年十月

目 录

前言	1
上部 乱世姻缘	
第一章 兵荒马乱花烛夜	新郎新娘不翼飞..... 3
第二章 不认夫妻认兄妹	投军比武显奇能..... 17
第三章 杨思思演戏诱敌	好儿女赤胆忠心..... 32
第四章 长途奔袭冯顽固	微山湖畔诉衷情..... 56
第五章 二次婚礼生别离	硝烟烽火情更深..... 70
第六章 巾幗悲歌战马桥	大娘忍泪垒新坟..... 80
第七章 受酷刑宁死不屈	慈父泪夸女赞婿..... 99
第八章 小白鞋身不由己	龟田寿因情中计..... 113
第九章 千里劈箫哭亲人	蒋胡走马救思思..... 136
第十章 诚朴新妇夸前妻	谁料眼前是故人..... 158
下部 第三次婚礼	
第十一章 马千里一上盘山	救巧儿喜结良缘..... 167
第十二章 苗军怒斥马千里	月下相会订同盟..... 179
第十三章 马千里二上盘山	刮妖风大反右倾..... 188
第十四章 冯派揪斗马千里	巧妹拼命救恩人..... 203
第十五章 千里含冤赴劳改	三次婚礼破寒窑..... 214
第十六章 马千里官复原职	郭苗马杨大团圆..... 237

第十七章	一场浩劫从天降	千里思思又遭殃·····	263
第十八章	邹冷出山建革委	林红事件闹翻天·····	284
第十九章	苗军小英查冯派	三堂会审除草根·····	303
第二十章	小白鞋十年蒙冤	青云庵苦度余生·····	322
第二十一章	龟田寿访华寻旧	解铃还是系铃人·····	344
后记		章道碧·····	361

上 部

乱世姻缘

第 一 章

兵荒马乱花烛夜 新郎新娘不翼飞

一九三八年春天，古老的徐州城正处在兵荒马乱之中。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坐镇徐州，抵抗从济南方向南下的日本侵略军。在徐州以北，美丽的微山湖畔，刚刚进行过一场激烈的台儿庄大会战。日军从东西两翼继续南下，看来徐州城的沦陷是难以避免了。

徐州城北门，有一座古老的牌楼，上面的雕梁画柱已显得有些陈旧，但正中间题有“大河前横”四个金黄色大字的匾额，还显示着它雄伟庄严的气势。牌楼的东北角下，有一只在那里卧了不知多少年代的铁牛，相传这是徐州城镇河护城的一只神牛。关于这只铁牛，有着许多神奇的传说。徐州城北门外的九里山下，宽阔的黄河故道由北而东，包围着徐州城的半边，然后向东南流去。若干年前，滚滚的黄河之水就是从这里夺淮河而入海的。由于多年来泥沙淤积，黄河的河床和水位逐年升高，若是黄河一旦决口，低洼的徐州城就会像灌蜗牛牛似地被黄水淹掉。为此，人们铸下了这只铁牛，镇守在徐州城的北门牌楼下。若是黄河真的决了口，它就会张开铁嘴，一口气把黄水喝尽，徐州城就能幸免于难。当然，这只是人们的一种想象，这只铁牛也不过是象征性的镇河之宝罢了。

自古兵家必争的彭城——今日的徐州，记录着历史上多少战争的故事。如楚汉相争时，九里山十面埋伏，张良吹箫散楚兵；三国时代的吕布辕门射戟；元末明初的徐达战徐州等等。现在，隆隆的大炮声，又在震撼着鲁南、苏北的大好河山了。徐州城内外，兵车辚辚，战马嘶鸣，一片慌乱撤退的气氛。

这时，从徐州城的北门牌楼旁边，有一辆三匹骡马拉着的旧式两轮大轱辘车，沿着用石子铺成的道路穿街而过，向着徐州城外的乡间奔去。车上坐着书香门第的老学究杨文远一家。老夫妻俩坐在轱辘车中间，他的儿子、媳妇、孙儿们围在四周，唯有他的女儿杨思思坐在马车前面，和赶车的车夫坐成一排。杨思思是徐州中学的学生，她是杨老先生的妾室所生，因此在兄弟姐妹行中没有地位。她刚生下来，生身的母亲就死去了，思思这个名字就是杨文远老先生为了纪念她的母亲所起的。杨老先生对于他的爱妾所遗留下的这个孤女十分爱怜，但是在杨家的家族中，却都说她的命毒。说她一生下来就克死了母亲，长大成人就克得杨家的家境逐年败落，现在又克得他们全家不得不逃难在外。他们甚至把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造成的灾难，也归罪于杨思思身上。杨思思在冷落的逆境中生活了十多年，她既没有屈服，也没有气馁；除了不时地思念着她连面容也记不得的母亲之外，一心一意向往着未来。她相信中国一句古老的谚语：天无绝人之路。她把无数的泪水在深夜中偷偷地吞到自己肚子里去，她坚信未来的时日是她自己创造的，决不是天命、神仙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人赐予的。

当马车刚刚掠过北门牌楼的时候，杨思思忽然回过头来说：“爸爸，让马车停一下好吗？”

杨文远惊讶地问：“有什么事？是你忘记了什么东西吗？”

“不是，我想再看一眼徐州城。”